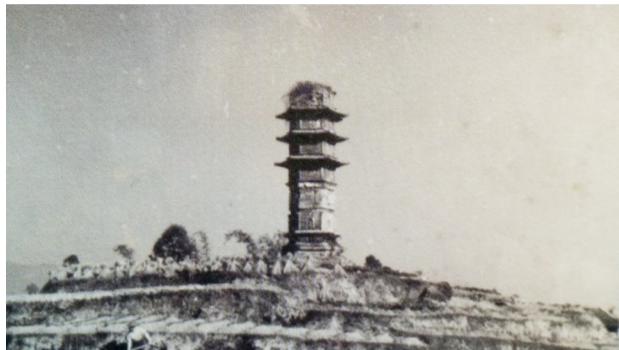


垟坑石塔： 见证千年前经济繁荣的仙降平原

记者 林晓

仙降垟坑石塔，建于北宋熙宁四年(1071)，仿木构楼阁式，有副阶，塔上现存浮雕佛像360多尊。塔身分层分面招资冠名，由当地的善男信女捐赠雕刻而成，从一个侧面证明，千年前的仙降平原一带，经济已十分繁荣。



刘显佑 摄

白希良希望给老文物留影

垟坑石塔的拍摄者是我市老摄影家刘显佑。1958年，刘显佑调到瑞安县文化馆工作，任美术、摄影专职干部兼管文物。他对文物工作十分喜爱，加上时任文化馆馆长的白希良爱好书画，对文化事业十分着迷，两人有着许多共同话题。

“白希良为人老实、正直，待人诚恳，有中国文化人特有的执

着劲儿。特别在书画方面，他是一个很肯钻研的人，值得下一代人好好学习。”刘显佑回忆道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瑞安人保护文物观念还很淡薄，不少文物可能面临着“毁灭”命运。“白希良希望能保护文物，叮嘱我先将瑞安的历史建筑拍照保存。”刘显佑说，当时拍摄了隆山塔、垟坑石塔、仙岩寺(今瓯海圣寿禅寺)等。

石塔佛像散落一地

事实上，在刘显佑拍摄垟坑石塔之前，他与白希良等人多次来过这里。白希良在任县文化馆馆长之前，曾担任仙降区副区长。

刘显佑拍摄垟坑石塔是在197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。石塔旁边稻田里的稻子已收割完毕，石塔下还晒着稻秆，几位农民在翻整田地，准备下个季节的播种。

刘显佑来到这里，见到石塔

受损十分严重。“塔上有好几块佛像都掉下来，有的放在石塔下的水井边，有的掉在水井里面。”

除了佛像坍塌掉落，塔砖、塔石还被当地村民当作水井围栏。“也不是有意破坏，很可能是村民‘就地取材’吧。村民就将整块石块围在水井旁边。”

刘显佑说，那时候，农村还没有自来水，水井与石塔相比，保护水井可能重要得多。

垟坑石塔原名暘坑石塔

对于寺院及石塔的记载，县志上有详细说明。据《嘉庆瑞安县志》记载：寺宇创建肇于梁天监间，则佛法之行盖始于时。

随着宋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不断南迁，浙南地区佛教的传播深入人心，出现伽蓝遍地、梵音不绝的盛况。据《瑞安县志》记载，这一时期修建的塔庙就有数十处之多，浮图营造蔚然成风，垟坑石塔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兴建的佛教建筑。这从一个侧面证明，千年前的仙降平原

一带，经济已十分繁荣。

据方志等文献记载，垟坑原名暘坑，垟坑石塔坐落于垟坑村西隅的一座小山包，其南前约300米处的山麓上有宋代史迹悟空寺。据《瑞安县志》古迹卷记载：“暘坑石塔在仙降暘坑悟空寺前，宋熙宁四年建。”

又据《瑞安县志》宗教卷悟空寺条记载：“悟空寺在暘坑，原称院，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建院，宋祥符间赐额。”据此，垟坑石塔应属悟空寺之佛塔。

石塔反映 石作技术

浙南地区群山连绵，山石丰富，充足的石材资源赋予古瓯越先民打造石头的技能。数千年来，他们或用石头制造生产工具，或垒石筑屋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其石作技术日趋成熟，创造出不少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史迹。

唐宋时这里已具备高超的石作工程技术和精湛的石刻艺术水平，由于年代久远和历史原因，大多遗构淹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。

幸存于今的垟坑石塔是浙南地区宋代石构建筑的代表之一，因石质材料有较强的抗自然侵蚀能力，其建筑也能较好地保持历史原型，也忠实地反映宋代

浙南佛塔的建筑形式和石刻艺术水平。

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考查时认为，“垟坑石塔全部用石板和石条建造，造型独特，式样美观，雕刻精巧，是宋代的一座重要建筑。”

200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垟坑石塔，2007年1月开始拆建修缮。这次修缮是原拆原建，历时约8个月，修缮经费约40多万元。

如今，当我们再次来到垟坑村，站在新修缮的垟坑石塔前，有多少历史文化可以回首，让人感慨！

马屿镇鹤社： 曾经的浙南 绿萍之乡

宋维远

说起马屿镇鹤社，浙南的老农民，特别是瑞安、平阳之间万全垟的老农民们都对它十分熟悉。因为每年清明前后都会齐集鹤社采购“绿萍”种，运回本地蓄养、繁殖，作为水稻田的上好肥料。鹤社曾因而享有浙南“绿萍之乡”的好名声。

浙南水稻田蓄养绿萍作肥料约有数百年历史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政府农业部门曾在浙南水稻种植区积极推广绿萍作绿肥，瑞安还派出多位萍农担任技术指导，达到鼎盛时期。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由于农村大量应用化学肥料、农药后，绿萍无奈退出肥料市场，至今已销声匿迹二三十年。

绿萍 曾是水稻田的高效绿肥

绿萍学名满江红，是淡水水面浮生植物，浙南农民俗称为“萍”(方言与瓢字同音)，繁殖能力很强。当绿萍布满水稻田的全部水面后，就能把田里的杂草密封于萍叶之下，使其得不到阳光照射而枯死，起到良好的除草作用。同时，正当早稻开始抽穗、扬花时，田间绿萍也迅速发

红而下沉于水中腐烂(俗称倒萍)成优质、强效、持久的有机肥，不仅保证早稻结实时所需肥力，还能催促晚稻生长发育，使“田骨”肥力大为提高。根据农民实际对比，水稻田蓄养绿萍一般能使稻谷增产二三成。所以近数百年中，浙南双季水稻田养萍率最高时可达50%以上，尤其是万全垟，几乎见不到没有养萍的“白田”。1949年前，瑞安县

40.25万亩的水稻田中养萍田约20万多亩，1970年代逐年减少至10万多亩。1978年，瑞安农业部门引进西德细绿萍，受到萍农欢迎，1979年增至14.93万亩，1980年再次达20.24万亩。但此后，养绿萍的水稻田又逐年减少，到1987年仅2000亩。最后，养绿萍的水稻田几乎十分罕见。

清明前后 鹤社比五马街还闹热

绿萍的蓄养，首先需有富有经验的萍农采集萍种，繁殖到一定数量后出售给各地农民继续繁殖，然后遍及全部水稻田。马屿镇鹤社的萍农数量最多，又相对集中，于是数百年来成养绿萍的闻名专业村，被称为浙南“绿萍之乡”。

鹤社萍农蓄养绿萍有四个阶段：上年寒露后，向农民购买山田、水渠里的零星萍种，凑足一斤左右后，租用当地向阳的水田，加以圈养，同时剔除其中劣质弱萍；二是蓄养至大雪前后，又繁殖至数十倍时，再把萍种运到潘岱或丽塘(今属瓯海丽岙)等处蓄养过冬；三是翌年天气转

暖时，把越冬萍种运回鹤社蓄养在村北鹤屿山南麓的水田中繁殖，这时是绿萍繁殖的黄金时期，每隔三四天即可分田放养，使面积扩大一倍；四是清明前后，萍种可以向外地农民出售，这是鹤社萍农大半年辛苦的收获期。据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载，“清宣统元年(1909)，瑞安萍农出售种萍的收入相当于柑桔”。上世纪30年代时，每六七亩萍田可收获萍种50担左右，售价约法币25元，相当于同时期一口肥猪(除猪本后)的售价。

清明前后一连七八天内，每晚，鹤社地方的萍农家家户户都要设宴招待前来购萍种的满座

顾客，故外地亲戚也要赶来帮忙。地方上还要请戏班和唱词先生来搭台演戏、唱鼓词，村头巷尾熙熙攘攘，非常热闹。到凌晨两三点，顾客们便随主人到田中捞萍种，轻放于萍帘，迅速装船运回，趁清早的露水撒到田中繁殖。于是鹤社的田垟、小河水，灯笼、火篴相互辉映，如同白天。老人们说：“清明前后，我们鹤社比温州五马街还闹热。”

除鹤社外，该村东面直线距离5公里的大坑和东面直线距离14公里的孙桥蓄养绿萍种的萍农也相对集中，老农曾说：“天下两张半萍种，鹤社、孙桥、大坑就占两张。”

蓄养绿萍 必先备足 萍饭

如上所述，萍农蓄养萍种十分辛苦，不但需丰富的经验与技术，还要细致的呵护。除此之外的另一重要关键就是备足优质“萍饭”，顾名思义即绿萍的“饭”——肥料。早期娇嫩的绿萍种苗就像襁褓婴儿依仗母乳喂养一样，“萍饭”几乎决定一年绿萍繁殖的数量与质量。

“萍饭”实际上就是猪、牛的粪尿和稻草经长期堆放发酵、翻晒后，加工成粉状(俗称栏粉)，与不同比例的稻草灰掺成。

平时，养萍户定期打扫自家(或购买别人家)猪牛栏圈时，把扒出来的畜粪尿集中堆放，上盖稻草，四周用河泥密封，促其发酵，一二月翻晒一次，使之逐渐变成细块，再人工槌碾。如此反复发酵、翻晒后，最后过筛取粉末掺杂农民灶下的稻草灰储藏，这就是“萍饭”。它除肥力强、时效长外，其特点一是质轻细软，撒在绿萍叶面上会很快与露水

沾合，使其汲收，又不使幼萍受压下沉；二是保暖防冻，像给萍种加一层棉被。但随着萍种繁殖面积扩大，特别是气温提升，“萍饭”标准也可慢慢降低，小满、芒种间，绿萍旺发期，已不再怕受大块粪肥重压了，于是萍农们便倾“栏”而出，几乎所有农家肥，包括垃圾都可作“萍饭”。

另悉，倒萍，是让绿萍在密密匝匝地布满水稻田后不久，到夏至前后会自然发红、腐烂、下

沉泥面，让水稻根部汲收肥效。但是如果是在倒萍期中遇到连续阴雨等反常气候，绿萍反会恋青不黄、延长生长期，没有下沉。这种倒萍失时的异常情况，将会使早稻在扬花、灌浆期中得不到足够的肥力而减产。因此，农民对倒萍十分重视，一般措施是加石灰、放田水等。《瑞安市志·农业》载：“1980年，陶山区成立绿萍服务公司，推广倒萍技术。这样，农民就省心多了。”

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
电话：65818090
电子信箱：941222480@qq.com

